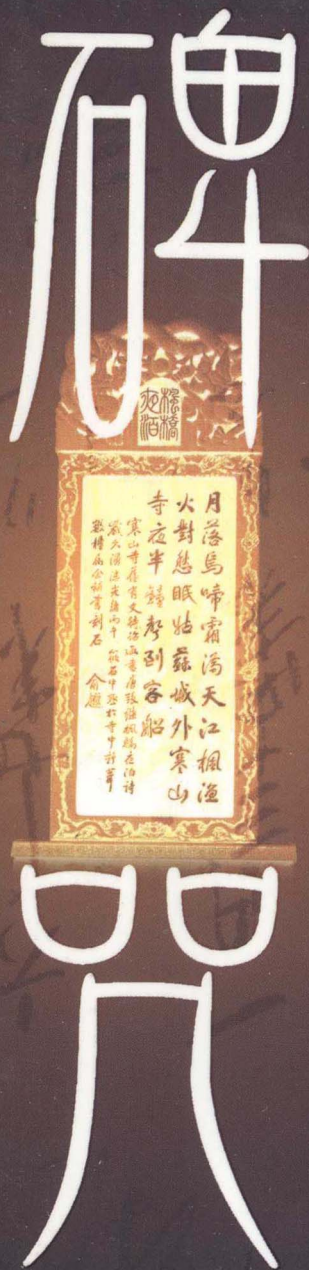


崔隐尘 崔隐墨◎著

姑苏寒山寺“天下第一碑”的千年诅咒，抗战时期夺碑与护碑的真实历史
一首诗、一块碑、千年之前的一个诅咒，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疯狂厮杀触目惊心，四面围剿凶险重重，各种防不胜防的陷阱和围追堵截，是千年的诅咒，还是不灭的传说？
变身后的诗碑，如今在哪里安放？

凡方势力的疯狂角逐：
高僧大德、民主人士、政客、黑帮、特务、蛇蝎美人，
究竟谁主导着故事的结局？

团结出版社

崔隐尘 崔隐墨◎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碑咒 / 崔隐尘, 崔隐墨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126-0387-5

I. ①碑… II. ①崔… ②崔…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5224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0387-5/I. 165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楔子	001
第一章 诗碑诅咒	003
第二章 复仇天使	015
第三章 校长秦坚	020
第四章 风流街命案	027
第五章 神算	033
第六章 血色樱花	041
第七章 碧眼狐狸	049
第八章 身世之谜	051
第九章 诅咒传说	054
第十章 军统严令	060
第十一章 死神的踪迹	067
第十二章 杀机四伏	073
第十三章 沙锥鸟	079
第十四章 前夜	087
第十五章 暗香浮动未黄昏	095
第十六章 揭帖	100
第十七章 毒计离间	106
第十八章 禅语	110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116

第二十章 破镜	119
第二十一章 爆炸事件	124
第二十二章 倚翠楼	131
第二十三章 刻碑	138
第二十四章 血光预言	144
第二十五章 送行	147
第二十六章 江湖	155
第二十七章 苍狼现身	161
第二十八章 宵禁的苏州城	167
第二十九章 脱险	174
第三十章 双料间谍	178
第三十一章 较量	181
第三十二章 金陵女子学院	186
第三十三章 间谍	190
第三十四章 驾临寒山寺	194
第三十五章 戒斋	199

目录 CONTENTS

碑咒

第三十六章	吴韵茶室	202	
第三十七章	祸起萧墙	205	
第三十八章	恶之花	209	
第三十九章	焚身以火	216	
第四十章	夜探寒山寺	221	
第四十一章	血泊	231	
第四十二章	失碑	238	
第四十三章	神风救人	243	
第四十四章	密信	247	
第四十五章	复仇	250	
第四十六章	美女蛇	253	
第四十七章	天衣计划	257	
第四十八章	孤胆英雄	261	
第四十九章	诡计	267	
第五十章	艺伎馆	270	
第五十一章	藏碑	275	
第五十二章	苦肉计	279	
第五十三章	尸山血河	283	
第五十四章	美人计	286	
			第五十五章 直捣黄龙 291
			第五十六章 设计运碑 295
			第五十七章 出卖 301
			第五十八章 破庙 303
			第五十九章 谍报之花 306
			第六十章 反间计 311
			第六十一章 捕狼 314
			第六十二章 认父 318
			第六十三章 诱捕狙击手 324
			第六十四章 擒魔 329
			第六十五章 诅咒再现 335
			第六十六章 鬼缘 339
			第六十七章 告密 345
			第六十八章 问卦诗碑 351
			第六十九章 决战 356
			《碑咒》大结局 361

楔子

苏州的冬天，一个寒冷多雾的早晨。古刹寒山寺的山门前，仍是黑漆漆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宁静得令人心悸。突然，一个人影打破了仿佛凝固的一切。他的出现惊扰了枝头的猫头鹰，后者发出了一阵哭号般的喋喋怪叫。黑影一闪而没，消失在了无尽的黑暗当中……

就在这个身影消失后没多久，寒山寺那两扇紧闭的寺门便吱吱呀呀地打开了。负责开山门的是入寺不久的小沙弥如涛，因为寺里今天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法事，他被师兄们提早轰了起来。

如涛带着一肚子的牢骚打开了门，除了早起，他还怕鬼。从禅房到山门前这一路，他是小跑着过来的。尤其是经过那块“枫桥夜泊”的诗碑时，他跑得最快。昨天这里发生了流血事件，一伙日本人打死了一个国军的溃兵，血溅了老远。还是师兄们带头，把诗碑上的血污清理干净。可如涛还是隐隐约约觉得那里的黑暗中藏着某些可怕的东西，总觉得有什么妖魔鬼怪会随时扑出来。

推开了沉重的山门后，如涛突然看见不远处的薄雾里有个黑影儿。那黑影既像是一头蹲着的野兽，又像师兄们嘴里描述的那些孤魂野鬼，为求超生在寺院附近来吞噬香火气。如涛吓呆了，他浑身僵硬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等到眼睛逐渐适应了周围的黑暗，如涛看出那是一个跪着的人。“阿弥陀佛，原来是抢着烧头炷香的信众啊！”如涛尽量劝说自己摆脱掉那恐怖的阴影，同时也被那人的虔诚深深地感动了。

小如涛壮着胆子走了过去，想把他让进寺里，却突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因为随着如涛的靠近，那个人身上竟然扑啦啦地飞起了一只黑色的大鸟。那是一只寄居在大殿屋檐下的乌鸦。虽然如涛对这种浑身乌黑的鸟类早已司空见惯，但一大早就看见它，无论如何也不是件吉利的事情。他连忙按照乡下的规矩，猛地朝地下吐了口唾沫，想以此来化解遭遇的晦气。

“不对呀？”一个新的问题突然在如涛的心头闪过，“乌鸦可不是爱和人亲近的鸟，就算是喂食，它们也不肯落下。今天怎么会落在那个人身上呢？难道……”带着开始蔓延到全身的恐惧和越发强烈的好奇心，如涛回身从山门后抓起一把笤帚，一边假装扫地，一边慢慢地接近了那个人，偷眼观察了起来。他很快就发现，那个一动不动的人，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

如涛感到很害怕，但他仍小声地叫着：“施主，寺门已经开了，请到寺里进香吧……”

他绕到那人的前面，才看清楚：跪着的人穿着日本军官的黄呢子制服，惨白的脸上凝固着死前那一瞬间形成的惊恐表情。圆睁的双眼，白眼珠儿多，黑眼球少，显得无比狰狞。他脖子上有个小孩嘴似的伤口，因为血已经流光，伤口四周黑糊糊的淤血，宛若一朵来自地狱的花朵。最奇怪的是，那人手里居然拿着一把带血的剃刀，那大小正和他脖子上的伤口吻合，好像他是心甘情愿地自尽在这里一样。可是他又为什么会选择在寺前自杀呢？

那场面实在是恐怖到了极点，让人一见之下，顿时毛骨悚然。如涛吓得扔掉笤帚尖叫着往寺里跑去，凄厉的喊声撕裂了早晨的宁静。

“不好了！山门外有个死人！有死人啊……”

第一章 诗碑诅咒

故事开始的第一个早晨。

听说寺门前出了人命，正在早课的僧人们立马簇拥着方丈静如来到山门前。面对恐怖的死尸，大多数僧人全都望而却步，有的赶紧闭眼口宣佛号，有的干脆站在远处偷偷地观看，不肯再走近了。

还是寺里那位平时不言不语、衣衫破旧的火工道人第一个来到了死者的跟前，皱着眉头小心地查看了起来。死者的日本军装上戴着一副两杠三星的军衔，他发现，这正是昨天带兵追杀那名国军溃兵的鬼子大佐，只是这具毫无生气的死尸，再没有昨天那股子凶横劲儿了。

就在这时，方丈静如走了过来。经历过太多人世间风风雨雨的静如意识到，这具尸体的出现，肯定会给青灯古佛的寒山寺带来不小的麻烦。那些无事还要生非的日本人，肯定不会轻易地放过他和他身后那座历经千年的古刹。

经过一番紧张的思索，静如转过身，沉声对身后的僧众说道：“此事与寒山寺无关，大家都赶紧回去吧！一会儿的法事很重要，丝毫也不能马虎！”

僧人们听了，连忙从那具死相怪异的尸体上收回了各自的目光，纷纷跟在方丈身后朝寺里走去。

寺里的寺监静空，是个白白胖胖的和尚，他是静如的师弟，在寺院中地位仅次于方丈。一般静如不在的时候，静空就是和尚们崇拜的焦点，他也总喜欢稍稍卖弄一下自己。

“静空师叔，听说苏州城里最近来了个狙击手，专杀日本人，您看这个日本人会不会是他杀的？”一个和尚问道。

“狙击手用的是枪，这个人一看就是自杀的。”另一个和尚反驳道。

“师叔，你看那人脸上的表情，他会不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千年怨煞？”另一个小和尚揣测着说。

环视之后，静空用充满深意的语调缓缓地回答：“无论是刀是枪，是棍是棒，是狙击手还是千年怨煞，都是因果……”

说话间，一行人已经回到了寺里。

随着太阳渐渐的升起，周围的晨雾渐渐散去。围观这具死尸的人也多了起来，既有赶着来寺里烧早香的信众，也有附近的枫桥镇里早起的农夫。围拢在四周的人们当

中，很快就有人认出，那个死人就是苏州伪警察局的日本顾问鸠山大佐。

大家评论后，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把这个事件归结为诗碑的诅咒。一个参与讨论的人回忆说，那鬼子大佐其实是因为在追捕国军溃兵时，曾口出狂言要砸了寺里那块给溃兵提供了掩护的《枫桥夜泊》诗碑，这才触发了诗碑的千年诅咒，因而命丧黄泉的。就这样，鸠山大佐被杀的事便开始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苏州。

这个说法儿一传开可不要紧，寒山寺里那块诗碑诅咒的传说，又被翻了出来，而且愈传愈甚。一时间，竟成了当天苏州坊间最热门儿的话题。

原来，那块诗碑有诅咒的说法儿绝非好事者顺嘴瞎编，而是自唐朝的时候就有了。从那时候起到如今，寒山寺在这千余年间的多次重修中，总是有人因为这块诗碑而丧命，不是要了刻碑人的性命，就是书写碑文的人离奇死亡，不由得谁敢不信。这块招上死、挨上亡的诗碑，也成了苏州人斗嘴、谩骂时的一个恐怖之源。

由于口口相传的诅咒故事流传甚广，苏州城里知道这个传说的人很多。结合着这一事件，他们很快就在闲谈时，把与之相关的陈年往事统统翻了出来，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充满了恐怖的色彩。更何况事情本身真的跟诗碑有着莫大的关系，诅咒的传说便很快又被赋予了新内容，大家都认为是那个死了的鸠山大佐在寒山寺里开枪，惊醒了守护诗碑的千年怨煞，才引得沉睡了千年的诅咒再次显灵，平静的苏州城里马上就要血光处处、鬼魅横行了。

尽管一大早寒山寺前就出了这么大的事，但还是有不少苏州绅士和百姓络绎不绝地来到了寒山寺。他们驻足对着仍旧保持着自戕般的姿势的鸠山投去惊疑或是诧异的一瞥，便陆续进寺去了。这些人当中有德高望重的俞老、德意志洋行的襄理楚振南、中学的校长秦坚、旅日归来的钱亦飞和他的好朋友——同样有着旅日经历的青年绅士宋凌云，还有寄居在寒山寺客舍的青年俞显扬，大约有近百人之多。他们全来到了大雄宝殿前，在已经搭好的法台下站好，静静地等待着超度仪式开始了。

跪在寒山寺外的鸠山大佐的尸体，终于等来了收尸的人——一个长相还算周正、上身穿着西装、下身却穿着马裤还蹬了一双大皮靴的人带着一群特务赶来了。他就是曾在日本东京警视学校留学归来的侦缉队长冯子龙。由于他对日本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回国后干脆不再使用他的本名，而是对外叫起他在留学日本时起的日本名字——小秋。这么一来，知道他原名的人反倒不多了。

且不管这位小秋队长如何运用它从东洋学来的侦察技术，寒山寺里的法事这时已经按时开始了。方丈静如从容地披着大红袈裟，在法台上带领着僧人们齐声念诵超度死者往生的《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原来，静如这次邀请苏州绅士贤达共同参与的这场法事，是专门为了超度不久前发生的南京的那场大屠杀中死难的同胞们举行的。在静如看来，今天就算是斧钺加身，他也要把这场意义非凡的法事做完。

台下的人们也怀着跟静如同样的心理。今天，没有什么比这场法事更能表达他们对日本人的无声的控诉和抗争了。

法事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就在法事即将结束时，静如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

发生了。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大群端着刺刀枪的鬼子突然从寺外涌来，虎视眈眈地把枪口对准了寺里的僧人和台下的善男信女。在人们惊恐的眼神中，好几个穿着黄呢子军官服的日本军官，簇拥着一个带着大将军衔的中年人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由于那家伙的脸经常上报纸，所以当场就被人认出来了，他正是日军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静如知道，这个魔王的出现，一定跟早上出现在山门外的那具死尸有关。静如把袍袖一抖，大步迎着他走了过去。松井石根不久前刚到寒山寺来过，当然不会不认得这位寒山寺的方丈了。望着已经来到了面前的静如，他阴沉着脸，用自己那双凶光四射的眼睛盯着静如阴阳怪气地问道：“方丈大师，今天寺里寺外很不清静啊？不知一向喜爱清静的僧侣们都在忙些什么？”

静如坦然地迎着松井石根的目光，开口说道：“方外之人能忙什么？念经超度死者而已。倒是敢问将军你，带着兵马来寒山寺有何贵干？”

松井石根恼了，因为他既没在静如的眼里看到丝毫畏惧的神色，也没发现一丝一毫的愤怒和不满。这使他没有获得一个征服者的满足，也找不到发作的理由。最让他不能容忍的是，静如的眼睛里还有另外一种东西——一种他自尊心很难接受的东西，那就是悲悯。

松井石根沉着脸说道：“我可以告诉大师的是，我这次来既不是烧香，也不是拜佛，而是来求证一件事情的！”

在松井那灼人的目光中，静如恬淡地问道：“不知将军来寺院要求证什么？”

“一名皇军的大佐军官被杀死在了你的寺院门口，这就是司令官阁下带兵前来的理由！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站在松井石根身后的参谋酒井大佐不怀好意地抢着说。

静如双手合十，平静地答道：“将军应该知道，我们佛家一向主张众生平等。别说是杀人了，就是平时扫地遇见蝼蚁，我们尚且还要放它一条生路呢。这件事……”

“但这件事发生在你的寺院门外，你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这些人来得正好，我今天就要让你们知道，大日本皇军的血是绝不能白流的！”急于在松井面前显示一下的酒井再次咄咄逼人地叫了起来。

“在大日本皇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模范城市——苏州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我也深感遗憾呀！”松井石根用眼色制止了仍要喋喋不休的酒井，故意叹着气回答道，其实他心里早就打定了要血洗寒山寺的主意，不仅仅是要为死于非命的鸠山大佐报仇，而且要借机震慑所有敢于对抗大日本帝国的人。说完这句话，他把手一挥，便干脆转过身去不再去看仍想据理力争的静如了。

酒井一眼看出了松井司令官的心思，立即挥手向身后早就跃跃欲试的几个鬼子军官示意，要他们动手。那几个家伙立刻就指挥着鬼子兵，用刺刀把寒山寺的僧人和来参加法事的苏州绅士驱赶到了高耸的普利明宝塔下，并架起了机枪，只等着松井石根一声令下便大开杀戒，把这座千年古刹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面对如狼似虎的日本兵，人群一下子乱了。联想起这些天盛传的南京大屠杀的惨

状，绝大多数的人面带惊恐，不知所措。有几个年轻的女眷还吓得哭了起来，更增添了现场的恐怖气氛。几个素有声望的绅士开始大声地向松井石根抗议，徒劳地推搡着拦阻去路的日本兵，想去跟松井石根一伙理论。

静如意识到日本人要动手了，突然提高了嗓音喊道：“将军且慢，老衲我有话说！”

松井石根闻言，冲正要下令射击的宪兵队长黑泽少佐使了个眼色，扭过头来不怀好意地看着静如冷笑道：“方丈有什么要跟我说的？难道您有什么突然想起的重要情况要对我说吗？”

静如带着一脸庄严的神情，高声地口宣佛号：“阿弥陀佛！老衲并不知道是谁杀的人。但作为一寺住持，我愿承担一切后果！”

静如刚才这几句话，清楚地传进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全场一下子静了下来。兽性大发的松井石根用带着白手套的手，摩挲着腰里那把祖传战刀的刀柄，极力掩饰着脸上浮现出的一丝狞笑，问道：“承担一切后果？不知道方丈说的承担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拥有法力，能让那个死去的皇军再活过来吗？”

“阿弥陀佛！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请将将军放过那些无辜的人，老衲任凭将军处置！”静如平静地望着松井石根那双嗜血的眼睛，带着一副心如止水的样子坚定地回答说。

人群里，各种各样的目光全都聚集在了杀气腾腾的松井石根的身上，全场一阵出奇的宁静。只有微风吹动树叶的声音忽然间清晰了起来。每个人都紧张地望着一脸面对死亡恬淡而平静的静如，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松井石根最讨厌有人挑战他的尊严，在他的心里，恨不得立刻给静如找个合适的死法，脸上仍旧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故意轻轻地叹了口气，就要转身走开。周围的日本兵都知道，只要松井一转身，血腥的杀戮就要开始了。

但松井石根并不急于离开。在他看来，静如和他身后的支那人再多活一会儿不但无伤大雅，还可以多给他们一份心理上的折磨。他见过许多原本并不怕死的人，在大义凛然之后的几分甚至几秒就会突然间崩溃，失去了最初的勇气。他故意拖延着时间，他要让人们充分体验到恐惧的折磨。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背着牛皮信筒的通讯兵快步来到了惺惺作态的松井石根面前，“啪”地敬了一个礼，然后恭恭敬敬地把一个用火漆封着的文件袋交到了他的手里。松井石根抬起头看了面前那个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静如一眼，缓缓地撕开了文件袋的封口。

这是日本军中级别最高的甲等军邮，除了被日本人奉若神明的天皇之外，就只有少数日军高级将领有权使用。而看信，也使得折磨死囚的时间被悄悄拉长。

松井石根从封套里拿出了一页用精致的信笺写成的信，看了没几眼，眉宇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张原本阴云密布的脸上，甚至挤出了一丝诡异的笑意。

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勘查鸠山死亡现场的小秋走了过来，在松井石根的耳朵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又很恭敬地站到了这位陆军大将的身后站了一会儿，用他那双仿佛闪着寒光的眼睛打量了一阵被驱赶到普利明宝塔下那些人，又继续了他的侦查。

松井石根抬了头，望着面前仍然神态安详的引颈待戮的静如，发出一声干涩的笑声，换了一副嘴脸说道：“方丈不必担心，你的确是位有道的高僧，甘于奉献自己。就这一点来说，作为军人的我也很敬佩！我这个人，就是心软啊。”说完这句话，他用日语低声地对身边摩拳擦掌的酒井大佐咕哝几句，脸上逐渐浮现出明显的笑意来。

酒井大佐带着略显失望的表情对静如说道：“司令官阁下是善良而仁厚的。他今天不打算让你死了，还不赶紧道谢！”一边说着话，他一边对面前等着下命令开枪的黑泽吩咐，“司令官让把鸠山大佐被杀一案交给小秋君和他的侦缉队处理，把那些人全放了吧！”

黑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愣愣地望着松井石根一动不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松井石根也懒得跟他再费唇舌，努力挤出了一丝笑意对那些安静下来的绅士们说道：“现在正值大东亚圣战进行到紧要关头的时刻，我希望你们好好地配合皇军，把苏州建设成王道乐土、人间的天堂！对于你们这些笃信佛教的良民，我相信是绝不会干出杀害皇军军官的事情来的。而我松井石根，愿意用这份信任为你们承担，你们可以回家去了！”

听了这番意料之外的话，那些绅士们虽然不知道嗜血成性的松井石根为什么忽然改变了主意，但能够逃生毕竟不是坏事。他们彼此之间用诧异的眼神对视了一番，当即便有人小声咒骂着走出了包围圈，有的人还朝着松井石根面前的静如点了点头或是拱了拱手，一时之间走了个干干净净。

寄宿在寒山寺客舍的青年俞显扬也夹在人群当中往外走，当他走过静如身边时，也朝着这位既有慈眉善目的佛相儿、又有着伏魔金刚般威武的高僧投去了饱含敬意的一瞥。因为这些天来，正是这位慈眉善目的大师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和鼓励。

在冷风中，静如的袈裟被寒风吹得扑簌簌地迎风飘摆，愈发显得法相庄严。对俞显扬印象不深的静如，对这个一望之下令人顿生好感的年轻人微微颌首，报以了一个鼓励的眼神。的确，这年头敢来参加他这次特殊法事的中国人，无疑都是很有血性的，仅凭这点就很值得敬佩。

望着人去楼空的院落，松井石根笑着对静如说道：“不知道我的这番苦心是不是能被大师理解？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我是真心诚意地希望能和大师你成为朋友。我希望也能看到大师的诚意啊。”

看到静如只是淡淡一笑，酒井大佐不无炫耀地说道：“司令官阁下是掌握生死的人。他的一句话，就救活了那么多人的性命。你们不是总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司令官阁下这一来可是大大的放生，可以成佛了吧？”几句话后，松井石根只是微微一笑，他身后的几个鬼子军官却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笑过之后，松井石根用平静的语气嗔怪道：“酒井君言重了。其实，有些支那人对于大东亚共荣圈是不够了解，才会那样激烈地反对皇军。可是大师你要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要带着你们一起走上世界之巅的。日本人才是黄种人里最优秀的，我们肩负着这个责任，到支那来只是想改造一下积弱的民族，带领大家强大起来！”

静如对松井石根这番强盗哲学很是不屑，只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看了松井一眼，

便小声地念诵起经来。

松井石根并不介意，他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态对静如说道：“刚才，我因为失去了一名士兵而感到愤慨和悲伤。其实，我还有个好消息没有来得及告诉大师！这个消息，可以帮助寒山寺更快地融入大东亚共荣圈，传扬声名于世界。”说着，他扬了扬手里的那份甲等军邮对静如说道，“一直以来，我都想尽办法让寒山寺名扬天下，今天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尊贵的朝香宫鸠彦亲王殿下亲自来信，他说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皇陛下很看重贵寺的那块‘枫桥夜泊’诗碑，要向全世界介绍它。因此我们准备把它运到日本，去参加即将在大阪举行的东亚博览会，诗碑将迎来它最大的荣耀！”

其实，天皇远在日本，哪里会知道寒山寺里有这么块诗碑呢？现在之所以亲自下旨给他的叔叔朝香宫鸠彦亲王索要诗碑，完全是一心想要讨好天皇的松井石根在兴风作浪。前不久，自诩为中国通的松井石根偶然想到了苏州城外著名的寒山寺，一时心血来潮就带着一大帮副官、参谋，跑到这里来闲逛。当他参拜了雄伟的普利明宝塔、瞻仰了著名的和合二仙之后，三转两转就来到了那块著名的“枫桥夜泊”诗碑前。由于唐代大诗人张继那首著名的“枫桥夜泊”在日本也是广为流传，松井石根对这块由清代著名书法家俞樾亲笔书写的诗碑赞叹不已，当时就想到了把它作为礼物敬献给天皇的鬼主意，想借此拉近自己和日本皇室的关系，进一步引起天皇的垂青。于是他特地让随行的日本记者长谷川在诗碑前给他留了影，冲印后分别寄给了天皇和在南京坐镇的朝香宫鸠彦亲王。

天皇见到照片之后果然对这块诗碑大为赞赏，当即便给坐镇南京的叔叔朝香宫鸠彦亲王下了密诏，让他督促松井石根尽快把这块诗碑运到日本来，以便珍藏在皇宫里时时观赏。刚才那封改变了松井石根血洗寒山寺决定的甲等军邮就是朝香宫鸠彦亲王发来的，他在信里告诉松井石根，天皇对他的忠心大加赞许，希望尽快见到这块诗碑。为了不使天皇陛下悬望过久，他本人准备三天后到苏州来，亲自护送这块诗碑启程。

这位亲王还在信里特别嘱咐松井石根，鉴于国际舆论对南京大屠杀的抨击日益猛烈，要他一定借着把诗碑运往日本的机会，宣传一下在苏州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就，这才让松井石根临时改变了主意，放下了原本已经高高举起的屠刀，转而想方设法把诗碑名正言顺地骗回去。至于鸠山大佐到底是死于何人之手，他倒不怎么担心了，因为那位受过高级刑事侦查培训的小秋一定会查清楚的。对于这个支那人的忠诚，松井石根倒还是颇有信心的。

松井石根偷眼瞟了瞟已经满脸焦虑之色的静如，又继续侃侃而谈道：“在这次盛况空前的博览会上，我们将在显眼的位置上仿造一座寒山寺的山门，并把这块诗碑立在它的前面。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在大日本帝国的帮助下，有着古老文明的支那又焕发出了青春！”

说完这句话，松井石根的脸上已经满是陶醉的表情，好像他不是来自地狱的恶魔，而是来自天上的天使。因为半天没听到静如的回答，他用那双阴晴不定的眼睛望着静如征询意见。跟屁虫似的酒井大佐不满意了，挑衅地说道：“方丈大师，听了这个天大的喜讯，你难道不高兴吗？”

面对即将动手抢夺镇寺之宝的强盗，静如一时有点呆了，听到酒井发问，这才语气沉重地开口说道：“眼看着诗碑就要离开寺院，老衲又如何高兴得起来呀？”

酒井大佐一听这个老和尚居然说出了这么扫兴的话，顿时大为不满，把眼睛一瞪，逼视着静如说道：“怎么？方丈你是要和尊贵的天皇陛下作对吗？”

松井石根见静如又不开口了，强忍着心里的怒火，不动声色地打破了陷入僵局的谈话：“方丈您的意思是不想为大东亚共荣圈出力了？”

静如正要开口跟松井石根理论，一直站在静如身边的寺监静空却突然插嘴说道：“将军言重了，您并没有领会我师兄的意思。寒山寺名扬天下当然好，只是这块诗碑有着千年不散的诅咒，只怕你们的天皇得之不祥啊……”

“诅咒？什么诅咒？”略显惊讶的松井石根带着满脸难以置信的神情，斜眼望着静空问道。

静空叹了口气，眼望着诗碑所在的碑廊，开口说道：“将军你有所不知，张继那首千古绝唱《枫桥夜泊》因为深受大唐武宗皇帝的喜爱，千年之前第一次被刻成了诗碑，放置在大唐的皇宫里，那武宗皇帝整天独自摩挲吟咏，简直喜爱到了痴迷的地步。临死时还特意下旨，把这块碑埋进了他的陵寝里陪葬，并降下严旨，令后人不可再仿制。那份圣旨上说，如有敢违反禁令者，一律不得善终。从那儿以后，在一千多年的过程当中，凡是刻制此碑或是书写此碑碑文的，甚至只是为了刻立诗碑奔走张罗的人果然一一暴死，诅咒可是屡有灵验呀，只怕将军反而会因此得罪了天皇啊！”

静空的话让松井石根颇感意外，满心欢喜的他原本正在憧憬着天皇日后的格外垂青呢，一听静空说诗碑有诅咒，心里当时就不痛快了。他不屑地看着静如，用不满的腔调儿说道：“要不是看静如方丈你也算是个江南名僧，我才不会在这里与这些和尚枉费唇舌。想不到在你的寺院里竟然能听到这个来自街谈巷议的诅咒来，以此阻挠诗碑远赴日本，八成是舍不得这块诗碑，故意在危言耸听吧？”

听到了静空的话，起先静如也是一愣，继而理解了师弟的用心。稳定了一下心绪，他用他那满含着悲悯的眼神望着满脸不屑的松井石根解释道：“俗话说出家人不打诳语，静空师弟岂敢拿乡野村老饭后的谈资来应付搪塞？那诅咒之说虽然没人亲眼目睹，但却堂而皇之地见诸史书典籍，将军若有兴趣尽可找来读读！”

松井石根这会儿满脑子全是用诗碑讨好天皇的念头儿，哪里听得进去这些话！他不耐烦地摆着手说道：“鬼神本来就是无稽之谈，这诅咒肯定只是空穴来风！我没想到的是，大师你也难以免俗啊！”

多嘴多舌的酒井不失时机地狂笑着说道：“诅咒？有谁亲眼目睹了？只有你们这些愚昧的支那人才信！”

看着狂妄自大的松井石根和他的部下，静如叹了口气便不再说话。静空也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说道：“将军执意不信，我也没办法，但当年书写此碑碑文的俞樾老先生仍在苏州。他祖上因诗碑而死的惨剧，相去也不过数十年，怎么可以说是空穴来风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利欲熏心的松井石根也懒得再跟静空磨牙了。他狂妄地拍着自

己的胸脯儿说道：“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将军，我才不怕什么诅咒！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武功，就是破解诅咒最好的利器。况且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皇陛下是万金之体，神鬼避之犹恐不及，你那诅咒又能有什么用？”说完，他看了一眼彷徨无计的静如，扔下一句，“亲王殿下三日后就会莅临苏州，希望大师到时好好地配合！”然后装腔作势地欠了欠身，便转身离去。

由于在司令官面前露了脸，酒井十分得意。他没有像同僚那样紧随松井而去，却对仍旧一言不发的静如用威胁的口吻说道：“你要是真替你的寺院着想，到时候就高高兴兴地送诗碑上路吧！不然，那时只怕真要有千百条性命死于你的一己之念了！”说完这句话，他转过身去，狞笑着快步去追赶已经走远的松井石根。

望着松井石根一行的背影，静如仰望着苍茫的天空叹道：“阿弥陀佛！原本远离红尘俗世的佛门净土从此也难得清静了！”

静空一看，赶紧上前劝道：“师兄您先别急，办法总会有的。再说那诅咒也许会真的显灵也不一定……”

静如回过神来，打断了静空的话吩咐道：“师弟，闲话少说，还是赶紧去请俞老他们来想想办法吧，诗碑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就在这时，侦缉队长小秋已经完成了对寒山寺的全面勘察，慢慢地走到了静如和静空面前。他紧紧地盯着静如，却没有急于开口，而是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个带着日本太阳旗图案的格罗米烟盒，慢条斯理地摸出一支烟，在精致的银色盒盖上轻轻地磕了两下，叼在嘴里点着火，说道：“根据我的判断，凶手能在黎明前出现在寺院附近，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派去与寺院近在咫尺的枫桥镇的手下告诉我，那里昨夜风平浪静，村里的狗也没有叫！”说到这里，他突然抬起了头，提高了声调说道，“这是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你们寺院里的人嫌疑最大！敢问方丈，你认为寺里谁的嫌疑最大呢？”

静如听了，从容不迫地盯着小秋回答说：“寺里除了僧人之外哪里有什么外人？您不是在拿我等寻开心吧？”

小秋抽了一口烟，冷笑着说道：“我看你是念经念糊涂了吧？你们开的客舍里那些人难道不是外人吗？”

“他们都有良民证，全是好人啊！”沉不住气的寺监静空听了马上插嘴说道。

“那好！就你带我去见见这些良民吧！不管你们怎么想，根据我的判断，客舍里住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外人，隐匿凶手的可能性很大！”小秋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静如虽然没有回答，但心里也不禁对这个咄咄逼人的家伙高看了一眼，没想到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查了枫桥镇的动静儿，还知道了寺里的客舍，算得上心思缜密。

在前往客舍的路上，静空故意指着被日本兵强占的跨院不满地说道：“对了，那里边住着十几个日本兵，刚才我一时竟给忘记了，队长你要不要过去查看？”

小秋望着遥遥在望的客舍，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把手里的黑皮本来晃了晃，冷冷地说道：“不用你提醒，那队给司令部养马的皇军我已经拜会过了！”

到了客舍之后，小秋先把住在最里边的二十来个因南京沦陷而滞留在此的女学生仔细地盘问了一番，只是提出了一些诸如“昨晚你出去过吗？”、“入睡前同屋的人在干什么？”、“昨晚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寺里有什么人显得比较反常？”之类的问题便让她们回去了。

等这群如逢大赦的女学生走后，小秋拿起了桌上的房客登记簿仔细看了半天，才指着登记簿对静空和管客舍的和尚说道：“去把这个叫俞显扬的客人叫来！”

管理客舍的和尚听了，赶紧双手合十，为难地说道：“真是不巧，俞施主刚刚已经退房走了……”

小秋闻听，立即瞪起了那双一直眯缝着的眼睛，用鹰隼般目光盯着那和尚的眼睛大声地追问道：“怎么这么巧？他早不走晚不走，怎么非得这个时候离开寒山寺？”

管客舍的和尚一时之间竟然忘了回避小秋那刀子一样的目光，战战兢兢地苦笑着回答道：“俞施主几天以前就说这两天要走了，听说他正在城里找差事……”

小秋听到俞显扬不是今天匆忙决定离开的，顿时对这个人失去了兴趣，心里的怀疑也打消一大半。他指着登记簿上另一个年纪一栏写着二十二岁的人名问道：“这个镇江客商呢？”

管理客舍的和尚小心翼翼地答道：“他今天一早也走了。”

小秋听到这个回答，有些恼怒地站起来恶狠狠地问道：“你说！他们为什么一出事就都走了？根据我的判断，你们有包庇凶手的嫌疑！”

没等那个和尚开口，旁边一直没言语的寺监静空却突然搭话了，他颇有些禅意地回答道：“因为他们不知道寺里今天会出事，更不知道队长您今天会来。”

经静空这么一搅和，管客舍的和尚也反应了过来，忙不迭地说道：“是呀，再说哪位客人不是天一亮就去办事？他们哪儿知道您会查问呢？”

小秋听了这话，不由得一愣，继而厉声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发现寒山寺参与此事，或是包庇狙击手，你们这些和尚的经也就算念到头了！”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压低了声音补充道，“记住，每个人只有一条性命，所以千万不要拿来开玩笑！”

调查了半天仍旧不得要领的小秋终于带着满腹的疑团离开了寒山寺。坐在摩托车的挎斗里，小秋有些郁闷地想：“身为剑道高手的鸠山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而且现场居然没留下一丝一毫搏斗的痕迹。仅从现场的情形来看，倒真像是他本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剃刀自杀的，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想到死去的鸠山脸上那惊恐的表情，不难看出他死前一定受到了极度的惊吓。凭这一点，就可以推翻自戕的推断，但到底是什么把这个平时嗜杀成性的家伙吓成了这样？难道真是静如口中那诡异的诅咒吗？想到这里，小秋无声地笑了，他自负地想：“什么诅咒？还是留着吓唬那些愚昧的人吧！我这个接受过现代刑侦学系统教育的高才生，一定会把这些无稽之谈查个水落石出。”

吴韵茶室的痢痢头伙计最会讲故事，在苏州城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一旦有个什么新闻趣事发生，人们都愿意听他讲讲，一方面是为了逗个乐子，另一方面这痢痢头伙计的脑子里似乎无所不晓，很少有他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今天，这枫桥夜泊诗

碑的诅咒和那个跪着死在寒山寺门前的大佐成了人们最想了解的事儿。当然，那个神出鬼没的狙击手，还有那个不久前复活了的碧眼狐狸，也是大家最爱听的话题。

从寒山寺那边回城没多久，就有不少人聚到了吴韵茶室。痢痢头伙计正在分析今天出现在寒山寺的诗碑诅咒，好几十号人全都傻呆呆地瞪着眼听得入迷。痢痢头嘴角带着白沫很权威地说：“你们晓得吗？这个日本鬼子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诗碑前面满嘴胡说八道，说什么要砸烂诗碑，还血溅诗碑。乖乖，这一下子可触怒了诅咒，派出十世怨煞，吓得他只得自行了断了！”

茶客中有人不解地问：“十世怨煞那么厉害的角色，为什么不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吃了，却非要吓得他自尽呢？”

另一个也抓住痢痢头话里的漏洞问道：“就是，你说那个诅咒为什么有时候驱使十世怨煞，有时候又用碧眼狐狸呢？难道那个专打日本人脑袋的狙击手也是诅咒拘来？怎么这十世怨煞还用上了洋枪？”

这些问题痢痢头当然没想到，他搔着头皮沉吟着答不上来了。

一个最爱起哄的人兴奋地叫道：“你不晓得了吧？平时那些事是不是也是你顺嘴胡编的？”

痢痢头恼了，也许有人挖他祖坟没什么，但谁要敢质疑他提供的新闻的可靠性，那实在是难以容忍。痢痢头把自己那双单眼皮的肿泡眼一瞪立即大声回击道：“不懂了吧？”说着还故意做了一个滑稽的鬼脸儿，看着茶室里那些饶有兴趣的面孔，又迅速补充道，“我就知道你肚子里的肠子不打弯儿！”

一阵哄堂大笑声中，痢痢头撸胳膊挽袖子地大声说出了自己刚刚才想好的答案：“诅咒杀人那叫冥谴！逼得恶人自己动手那才叫解恨！当然，鬼神有时候也会附在一个人身上，由那个人动手有什么稀奇？”

在众人轰然的叫好声中，痢痢头陶醉了。他是个人来疯，兴奋地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忘了，居然忘乎所以得一屁股坐了下来。要不是被老板冲过来提着耳朵拽了起来，恐怕连刚进来的客人都没人招呼了。

招呼好新来的客人，一个茶客突然问道：“我说痢痢头，你说说那个狙击手到底是什么来历呀？他那专打日本人脑袋的功夫是怎么练出来的？”

痢痢头按照自己的判断神乎其神地吹道：“听说人家是蒋委员长的侍卫！”

说到这里，他像怕人听不懂似地看着周围的人问道：“侍卫是干什么的，你们晓得吗？”客人们显然对这个官衔儿不甚了解，互相望着连连摇着头。

“就跟前清那会儿皇帝身边的大内侍卫一样！”痢痢头总结性地说道。人们释然了，因为这样的人当然是身手不凡的了。

这边寒山寺中，静如送走了松井石根和难缠的小秋，但心里一直感到很不踏实，特别是松井石根临走前的那番话，无疑是把诗碑推入了危险的旋涡当中。静如知道，日本人一旦把这块代表着苏州人文历史的无价之宝运往日本，就绝不会再像他们许诺的那样送回来了。作为一寺方丈的他，就是死上一万次也难以弥补这个巨大的损失。